

程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九

華亭何良俊元朗著

子一

自六經之外世之學者各以其道術名家雖語
孟學庸皆子也但孔子之學最正而其言與六
經相參當與六經並行矣若曾子子思孟子親
得孔氏之傳而大學中庸孟子三書則論語之
翼也故今世亦與論語並行自餘枝分派別太
史公定著爲六家則道德儒墨名法陰陽六者

是也後此枝漸繁流漸廣益以縱橫兵農醫卜
 之類又別為九流而其目遂不可勝舉矣余取
 其最著者論之仲長統有言百家雜碎請用從
 火雖無譏焉可也凡子之類自十六至十七共
 二卷

老子首章讀法

道句可道非常道 名 可名非常名無名
 天地之始 有 名萬物之母句故常無欲
 以觀其妙句常有 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

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今世之

讀者皆作道可道句非常道句名可名句非常

名句無名句天地之始句有名句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 以觀其妙 常有欲 以觀其竅

此讀於義頗不協必當以前所讀者為正

王弼易經注淵微玄着正所謂要言不煩者也

至其注老子便覺冗長如出二手此不知何故

而世說以為何平叔見王注精奇迺神伏者何

耶或者今道藏經所傳非輔嗣舊本也何平叔

道德二論世亦不傳矣

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其言道家曰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立變化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則尊之也至矣故班固譏其進道德而黜儒術然孔子之所欲明者亦道也謂之曰道正合尊之夫所謂道云者如黃帝廣成子之類皆是也今世並不傳其說獨老子道德五千言翼以莊子一書遂與六經並行謂之三教

歷萬世而不滅則亦何可輕議之哉

阮藉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玄之又玄註鍾會曰幽冥晦昧故謂之玄
谷神不死章注王弼曰谷神者谷中央無者也
傳奕曰谷幽而通者也司馬光曰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

玄牝之門章注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自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

叢說 卷之十九
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
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嚴君平注老子其文甚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
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
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
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
毛者踳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
介者深處而靈龜王之百川益流而江海王之
又云言爲福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孽容

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其上不皦章注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
繩其無繫沉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
無物

歸根曰靜章注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
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
則靜也

絕聖棄智章註司馬光曰屬着也聖智仁義巧
利皆古之善道由後世徒用之以爲文飾而內

誠不足故令三者皆着於民而喪其實也
重為輕根章註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
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
輕根靜必為躁君

上德不德章註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
也

老子生之徒十有三章諸家註皆不能發其義
韓非解老卷中亦有論生之徒十有三一段語
亦未明唯蘇子由註云天之生人大率以十分

言之能盡其天年以正命而終者此生之徒也
常十分中有三其孩抱夭折或以疾病中歲而
亡者此死之徒也常十分中有三或以兵革或
以厭溺或以生生之厚自賊其生是皆暴橫不
以正命而死此民之生動之死地者也亦常十
分中有三豈非生死之道九其入於不生不死
者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
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其義甚長
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

黑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若不能
雄而但守雌不能白而但守黑不能榮而但守
辱則老子乃一無識無用之人矣唯能雄而不
爲雄知白而不爲白能榮而但守其辱然後爲
老子之妙用也溪谷亦只是能受之物

老子注絕無佳者唯嚴君平道德指歸論二卷
頗能發老子之趣余家舊有抄本今久已失去
近代王順渠薛西原有老子憶老子集解二書
刻行

莊子蓋本於老子則知老子者宜莫若莊子矣
莊子天下篇其論諸家道術則以關尹與老子
並列其言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
足澹然獨與神明俱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
尹老聃聞其風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
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
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
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
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

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人皆取
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
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
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
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
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
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莊子自叙其道術則曰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
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
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爲
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
言爲直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
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壞
瑋而連抃無傷也其辭雖參差淑詭可觀其充
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
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闕而肆其

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斲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黃帝廣成之說唯莊子中載其數語如言至道之精窅窅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

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于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其言皆與老子相出入亦是莊子書中精神最發露處

羅勉道莊子循本序曰莊子爲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竒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人語非後世所能曉然

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乃大射
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
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
之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
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
農云故書儀爲義其脰肩肩見考工記梓人爲
磬文數目顧脰肩印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
古學不足以知之漫曰此文字竒處妙絕又烏
識所謂竒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

竊之用轉而多悞

莊子逍遙舊是難處諸名賢不能拔理於郭向
之外後支道林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
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
遂用支理

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
鷄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
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
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

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使有待者不失其所待
不失則同於大通矣

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
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鷖以營生之路曠故失
適於體外鷖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
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
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
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
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

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
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注之所未盡

莊子註莫過於郭象世謂非郭象註莊子乃莊
子註郭象此不知言之甚也蓋以其不能剖析
言句耳然郭象妙處正在於此夫莊子之言謬
悠奔放莫識端倪非俗學之所能窺而郭象之
註直以玄談發其旨趣蓋晉人之談畧去文詞
直究宗本非若後人之章句但句解字釋得其
支節而已苟以是求之則郭象之言可迎刃而

解淺見者不知遂爲此過談可笑可笑如呂惠卿王雱陳詳道陳碧虛趙虛齋劉槩林疑獨吳儔諸人之注與成法師疏范無隱講語林膚齋口義皆是章句之流若王文正公旦又有莊子發題李士表十論恐亦不足以發南華老仙之趣唯山谷內篇論能見一斑

楊升菴言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柰何者雖聖人亦無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

山曰逍遙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若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黃山谷莊子內篇論曰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鷓鴣之大鳩鷓之細均爲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遙唯體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遊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外之有企尚而

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論以爲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爲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予得

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爲衆父者不可以爲衆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糝糠據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剥斯文耳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爲齊物之書閔閔至今悲夫

山谷云方士大夫未讀老莊時黃幾復數爲余言莊周雖名老氏訓傳要爲非得莊周後世亦

難入其斬伐俗學以尊黃帝堯舜孔子自楊雄
不足以知之大夫未請去茲却黃炎身想爲余
黃幾復消搖義曰消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而
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
其內遊世若此唯體道者能之
東坡莊子祠堂記云史記言莊子其學無所不
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大抵
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

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
門者難之其僕操箒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
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
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周之言皆
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
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
術自黑霍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
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
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妬漁父則若真詆孔子

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
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
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
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
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
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
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
反曰吾驚焉吾食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
笑曰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剿之以

入其言余不可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世俗非
莊子本意此解非但能明莊子之心亦所以尊
孔子也

讓王盜跖漁父說劍四篇真是後人剿入者蓋
莊子之書其妙在於謬悠俶詭不可以常理窺
不可以言筌得而四篇之文太整一爲蘇公勘
破今若細觀則迥然自別蓋不待論而知其偽
矣

朱子曰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

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及得直是以利刀快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

關尹子余家舊有一刻本是宋板只十來葉今已失去亦不能舉其詞觀莊子數言大率不出此矣

嘗得蘇東坡註廣成子一抄本只五六板余手錄而藏之今亦已亡去矣

宋時只五子至元增入列子遂爲六子老莊列是道荀楊文中儒家也

楊升菴云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此升菴爲莊子文飾然

莊子本意實不如此蓋莊子之論恢譎博達自有此一種道術又何必與之文飾文飾而莊子之意蓋矣孰謂升菴爲知莊子者哉

升菴云莊子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於宋之晚世今猶未殄更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更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於此矣

楊升菴云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蒸

民之旨也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可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情性相與表裡啖助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卵之性爲雛不粥不孚

則不成爲雛鷺之性爲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爲
絲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於伊洛
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
理如說夢誣矣
楊升菴云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于隨
予愛郭象注莊子之奇亦錄出之如逍遙篇云
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
養生主註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
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死生爲夢寐以形

骸爲逆旅又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
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
又云天性在天竇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
有卷婁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
又云律呂以聲無刑玄黃以色無質又云生之
所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
此語尤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於春風
木不怨凋於秋天
壞植散群說者不一范無隱云植者邊境植木

以爲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散群則撤戍罷
兵隣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樂毅書云薊丘之
植植于汶篁徐廣注謂燕之疆界移于齊之汶
水按此范說爲長解其天弢隳其天袞林疑獨
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弢如玉之在袞
呂惠卿曰解弢則弛張莫拘隳袞則卷舒無礙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
爲也謂之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
本性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

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
微曰恬知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

楊升菴云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
理之會族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
其竊吾說以文彼挾夫瑣儒之見也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顏子一等矣蘧伯告顏闔
又下於夫子告子高一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
足以發夫子心齋坐忘之論葉公子高則未免
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而

已然子高未至於徇人忘已也闔則既知崩墮之不可傳而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可止立此苟全之論非爲傳之道也此雖莊子寓言然皆因人而爲論高下孰謂莊子之漫爲此語邪林疑獨曰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晝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跡

郭象註莊子云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深榮者不謝凄乎如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又云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又云寄去不樂者寄

來則荒矣楊升菴曰此皆俊語也晉人語本自拔俗况子玄之韻致乎

張光叔曰莊子云夔憐虺虺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蓋言天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雖無足行疾於虺蛇行雖疾於蛇豈如風之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疾風雖疾而勝大豈若目視所到爲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唯聖人能之之意晦翁先生答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限

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
後乎千百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
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纔發念便到那裡
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於
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遠極妙莊子是從
譬喻上說來故今人猝看難曉余謂莊子不肯
說破心字欲令人自悟也

古稱八儒三墨以居環堵之室藁門圭竇甕牖
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爲有道之儒子思

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
僞者爲矜莊之儒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
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踈通致遠
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
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
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
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而荀子非十二子篇又
以禹行而舜趨爲子張氏之賤儒歎然終日不
言爲子夏氏之賤儒無廉耻而嗜飲食必曰君

子固不用力者爲子游氏之賤儒則是八儒之外又有子夏子游二人乃知孔子之後其門弟子各得聖人之一體自立門戶則吾道亦自枝分派別矣即子夏教於西河一傳而爲田子方再傳而爲荀卿至其徒李斯用秦坑儒焚書其毒遂流於天下吾聖人之末流猶或如是况其下此者乎

墨子今世有其書而今苟滑釐晏子皆墨之道也其所謂三墨者則以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伎於衆爲宋鉞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爲相里勤之墨其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若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稱墨經而背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莊子則以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爲墨而以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

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爲
別是一種道術而以宋劔尹文當之韓非子之
別三墨則曰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
鄧陵氏之墨荀子非十二子亦以墨翟宋劔並
言則是二家道術元相近互爲出入者也

莊子之論墨曰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
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
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
無腴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人

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
褐爲衣以跋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
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漢書云墨家
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
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
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
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
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其
論墨氏之道術不出此矣

自三代而降道散於殊塗諸子百家蓋甚衆矣
未有與孔子並稱者然獨稱孔墨又云儒墨者
何耶蓋諸子之中獨墨氏最近於儒但儉而太
固又兼愛而畧無等衰一失其中行遂與吾儒
大戾耳

墨子之學其道大蔽有類於禹故亟稱禹之道
猶許行治農而遂爲神農之言者也其始皆本
於古之聖人至其末流之弊遂愈遠而愈失其
真矣

史記曰墨子蓋墨翟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
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荀子以子弓與仲尼並稱而尊之甚至子弓或
者即仲弓歟蓋孔子於諸人中獨許仲弓以南
面知不同於群弟子矣同時又有馯臂子弓他
無所見恐不足以當此

孔叢子乃魏安釐王時人孔子之後其道術守
其家法蓋儒家者流也

春秋時有曾子子思二書或者出於其門人所

記言多舛駁故不行於世耳
又有鄧析書王孫子新書闕子尸子魯連子文
子范子計然田俛子燕丹子符子大抵皆名法
縱橫之流也

叢說卷之十九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

華亭何良俊
宣元朗著

子二

自三皇降而爲帝天下不復有皇矣五帝降而
爲王天下不復有帝矣三王降而爲霸天下不
復有王矣然霸之後豈復有霸哉仲尼之門羞
稱五霸蓋以其疑於王故嚴爲之辨耳自王而
降卽稱霸則霸亦豈可以易言哉今世開口便
說純王之政然究其所至不知於霸者何如也

然五霸以齊桓爲稱首而齊桓之所以霸者管仲之力也故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未嘗以仁許人獨稱管仲曰仁蓋深與之也然三王治天下之道著於六經齊桓定霸之跡載在管子今觀管子一書自牧民以至輕重凡二十四卷其中有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言管子解管子輕重共八十五篇而桓公之所以富國強兵取

威定霸者具在於是是皆施之而有實効者也則春秋戰國諸子其能若是班乎一日管子太史公史記伯夷傳之後即立管夷吾傳傳中載其所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管子八十五篇大要不出此數語矣

管子文曰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
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極昭
知天下通於四極故曰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
心此之謂內得是故意氣定此數言亦似道家
語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
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
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
義三曰廉四曰耻戰國諸人唯功利是圖其能

知禮義廉耻者盖亦鮮矣

又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
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明
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
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
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
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
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
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

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
不可得者不疆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
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其
言皆切於治理使有天下者舉而措之可以保
常治矣又豈特霸齊而已哉

管子以爲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
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叱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
士必於閒燕處農必於田野處工必於官府處
商必就市井使旦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嗚呼
由今之世苟四民皆有定業則民志定矣民志
定而天下有不治者乎

晏子則有晏子春秋其所以治齊者未必專於
用墨然觀其宗廟之祀豚肩不掩豆瀚衣濯冠
以朝則亦儉而過苦其術則本之墨氏
法家者流韓非申不害商鞅諸人是也名家者
流彭蒙田駢慎到諸人是也韓非有韓非子申

不害有申子商鞅有商君書慎到有慎子世皆有其書

慎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慎子之言如此而莊子以槩乎皆嘗有聞許之余觀其說大率李斯之柄秦用此道也夫其說固自有此種道

理故人之生性刻急而速於就功者不覺入於其中然言法立而行私是與法爭者是矣至以尊賢爲賢與君爭者是何等語耶李斯信之遂啓坑儒之禍嗚呼此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非耶

余觀慎子之書亦有切實最關於治理處其言曰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鈎策爲均也欲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

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藉所以
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真可謂善於言
名者矣
文子曰川廣者魚大地廣者德厚其言博大不
專於刻急

又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從生曰法生於義
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
下非從地出發乎人間反已自正其說甚平名

法之近道者

世又有五子蓋鬻子關尹子尹文子子華子鶻
冠子是也鬻熊是文王師但其書不似周初人
語或者者是僞書也

太史公之論韓非曰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可
謂深得韓非之要矣
韓非病治國者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
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
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觀
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難
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
孤憤說難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
不恨矣韓非曰韓非曰韓非曰韓非曰韓非曰韓非曰
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術而二子
俱以名法顯竟以刻急自滅其身者何也或者
得志之後遂大背其師說耶韓非曰韓非曰韓非曰韓非曰韓非曰韓非曰
太史公作史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世或疑之今

觀韓非書中有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
也故太史公於論贊中曰申韓苛察慘刻皆原
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則知韓非元出於
老子韓非曰韓非曰韓非曰韓非曰韓非曰韓非曰
韓非子云孔墨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
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
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
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
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

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人學雜及行明主弗受也其意以爲堯舜旣無參驗是不足爲而但欲急近功以取効於目前者爲得嗚呼其卒至於亡國滅身不亦宜哉

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柰之何緯文瑣語曰戰國文章孟子莊周而下孫武韓非所爲最善餘人莫及

申子與商君書皆韓非之類然其連類比事不

逮韓非遠甚

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爲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則是其術專以急功利爲首也

陰陽家有洪範五行傳黃帝占師曠占京氏占其氏星經石氏星經及天官書律曆志五行志諸篇

縱橫家今鬼谷子蘇子樗里子戰國策諸書皆

是辭矣今吳谷子孫子野里子輝因不語書者
兵家莫過於孫武子其餘六韜黃石公三畧太
公兵法玄女戰經尉僚子吳子李衛公問對素
書之類皆出其下古制黃帝古制制古京丸古
史記中有環淵接子鄒衍鄒奭之徒注云接子
二篇鄒奭十二篇其因必無代無代
史記又有劇子尸子劉向別錄曰尸子名佼秦
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
佼規也書二十篇凡六萬餘言

藝文志有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有吁子十八
篇名嬰齊人又有李子三十二篇即李悝也相
魏文侯富國強兵

醫家如素問中內經與靈樞經之類蓋深明於
陰陽之數而深文隱義亦非後人可及縱不出
於岐伯雷公或者是秦越人倉公所傳而本之
於岐伯雷公者也其次則八十一難亦皆古先
聖賢之書皆能知氣運之流變血脉之盛衰病
因之淺深治療之先後必能知此則處方投劑

可以取効今世但以朱丹溪爲儒醫學醫者皆從此入門而不知素難爲何物矣正如學者不體認經書但取舊人文字模倣成篇欲取科第亦有幸而偶中者然學者以誤國醫以殺人其禍亦豈小小哉

漢有張仲景世稱爲醫之聖蓋以其深明素難兼曉氣運也王叔和有脉經則精通脉理劉河間專言火有原病式張子和論汗吐下三法有儒門事親李東垣以脾胃爲主有脾胃論朱丹

溪則言氣血痰皆因前人所未發各申其見以補其所不及學者當會其全可也今但以丹溪爲主則是氣血痰三者爲足以盡天下之病哉世有神農書蓋孔門如樊遲請學稼孟子時則許行爲神農之言或者是此輩假托爲之耳元魏賈氏有農桑要術後有東魯王氏農書大率皆農家者流也

世有京房易傳與焦贛易林郭璞洞林風角占諸書此皆卜者之流

世又有唐子書藝文類聚引用當是唐已前書也所言是相法或本之唐舉
呂氏春秋乃呂不韋之客所著蓋呂不韋既柄秦遂招致天下之客欲著書以自名家故門下之客共成此書大率亦名法之流然文字尖新不似先秦人語又出於衆人之手言多舛駁漢興高祖時則陸賈上新語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其言謂秦以暴虐亡著秦之失欲高祖之以王道致理也

新語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若果能此則去皞皞之風不遠矣

袁子正部云淮南浮僞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効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文帝時有賈誼新書大率皆論治即以政事書演繹而廣之者也先儒謂誼通達國體又其書所言如鑄錢儲蓄勸種宿麥諸篇則其學或本

於管子

董子天人策其道術最正此儒家者流也今世所行春秋繁露人謂其出於董子然其言多襍祥讖緯或者其本之春秋而雜出於洪範五行者耶

淮南子亦是淮南王好客而四方之客如太山小山八公之徒來從之遊遂共爲此書蓋雜出於儒道名法諸家天時地理無不貫綜博大弘衍可謂極備但其言舛駁不倫亦以其成於衆

手也

桓次公鹽鐵論蓋次公見桑孔言利太急故假諸文學與之辯難言與利固自有源不專在刻其言蓋亦本之管子

劉向說苑新序蓋儒家者流其所載春秋戰國之事連類比事成一家之言於漢儒中最爲雅馴

漢末有楊子雲子雲默而好深湛之思作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而韓昌黎至比之荀

子其言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也大醇而小疵

蘇子瞻云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虫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

東漢有桓譚新論王節信潛夫論崔寔政論仲長統昌言王充論衡魏有徐幹中論所言雖各有意見然不以道術名家謂之曰論固自別於

諸子矣

隨末有文中子其所著又有續詩有元經以續春秋其中說亦所以擬論語觀其所論皆本之王道當亦不在荀卿揚雄之下其道雖不得大行于世至其門人薛收房喬魏徵李靖輩遂以其學用之于唐佐太宗開太平之業
古人有言譬文中子之於六籍其猶奴隸也夫六籍六經也苟得爲其奴隸則亦得以窺聖人之門墻而非離經叛道者矣

漢有鄒子書中言董仲舒事或者即鄒長倩與
公孫弘書者是也有秦子載孔文舉刑哭父賞
盜麥者二事有玄晏春秋乃玄晏先生皇甫謐
書也有郭子載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語及劉
道真事又有袁子皆漢晉時人也有抱朴子葛
洪所著葛洪以仙術聞蓋道家者流

叢說卷之二十一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釋道一

列儒釋道爲三教不知起於何時嘗觀北齊時
有問三教優劣於李士謙者士謙曰佛日也道
月也儒五星也問者不能難又唐時凡皇帝萬
壽節則擇吾儒中之有慧辯者與和尚道士登
壇設難則是其來已千二百年矣夫歷千二百
年以至今日而其教卒不能滅者是豈欲滅之

而不能將無能之而其道自不可滅耶黃山谷
言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
內蓋必有所取焉耳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然釋教之所以大明於世者亦賴吾儒有以
弘之耳梁時有僧祐者作弘明集二十卷大率
所載皆吾儒文字中之闡揚釋教者宋張商鞅
亦有護法論唐宋人文章妙麗而深明內典者
莫過於白太傅蘇端明黃太史其言亦足以弘
明大教故取其文數首著之篇若道家之語則

載在老莊篇中茲不錄自十八以至十九共二
卷

佛氏之教自東漢末流入震旦遂芽蘖於此矣
其初猶未蔓延然其道實清虛玄遠士君子之
性資高曠易爲所染不覺浸浸入於其中至典
午氏一時諸勝流輩喜談名理而佛氏之教奕
奕玄勝故競相宗尚如王丞相父子謝太傅叔
姪劉尹王長史郗嘉賓許玄度諸人與支道林
竺法深法汰于開法高座法岡諸道人往復論

難研覈宗本其理愈爲精深而佛教始大行於中國矣

清談肇於東漢末至魏而盛魏時如何宴王弼鍾會傅嘏之徒但言老易至嵇阮向秀輩樂於誕傲遂尊崇莊子蓋莊子雖老氏之旁出然其汪洋自恣去封畛混是非齊得喪正與誕放者合及其誕放之極卒致五胡之禍而過江諸公遂以清虛玄遠爲宗而盛談釋典矣

夫楊氏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卽老氏之教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卽釋氏之教也今世不謂二氏與楊墨同然天地間自有此二種道理吾聖人之教其卽所謂執中而能權者耶

夫佛氏所謂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羅漢也悟諸諦而得道緣覺者辟支佛也悟十二因緣而得道菩薩者佛也大道之人也行六度而得道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

解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
菩薩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行功不
爲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

夫釋家不但三乘以菩薩乘爲大乘而諸經亦
以法華經爲大乘法寶者蓋諸經皆有所主各
執一偏如金剛經只說空小品經只說智慧圓
覺經只說平等維摩經只說淨名此所謂一支
半解之悟也而法華經所言者六波羅蜜也六
者六度波羅蜜者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

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
也三曰羸提羸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
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
慧也然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
流升無相之岸矣六者皆登彼岸斯則通脩萬
行廣濟一切豈一支半解之悟可得並語哉
佛氏所謂六通三明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
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鄣
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他心通水鏡

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
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然天眼天耳
身通他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
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
心之明也乃知佛氏神通無所不有如維摩經
說富樓那爲新學比丘說小乘法時維摩詰爲
富樓那言此比丘發大乘心如何以小乘法
而教導之時維摩詰卽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
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殖衆德本卽時豁然還得

本心此所謂宿命通者非耶佛圖澄乳傍有一
孔以絮塞之夜間讀經拔去此絮則光照一室
又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徹見掌中此
所謂大眼通者非耶鳩摩羅什聽塔上鈴聲則
知國之興廢此所謂天耳通者非耶達摩知梁
之將亡遂踏蘆渡江而去寶誌公每行遊市中
其錫杖上常懸剪刀一把尺一條拂子一柄鏡
一面夫剪者齊也尺者梁也拂者陳也鏡者明
也蓋言其身歷齊梁陳三朝誌公本葬靈谷至

我朝太祖因其處與孝陵有妨遂遷其骨塔於鷄鳴山皆以先識其身後之事越千年而不爽毫髮此所謂未來心之明者非耶蓋其神通靈異有不可以理推者則所謂六通三明豈顧神其說以欺後世哉然此佛家謂之幻正法藏中正不以此爲貴也

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今人多作一句念此二句是經中要旨昔有人於五祖處參學回偶誦此二語六祖惠能於道中聞之有動於

中遂往參禮時五祖道場中法侶雲集惟惠能了悟遂傳心印今世人作一句念殊失經文之義蓋應無所住是一句而生其心是一句若串做一句念則是不生其心然此心何可一刹那不生一刹那不生即入斷滅相矣故要時時生心但不可住耳夫此心本玲瓏透徹應變無方若有所住即爲有主有主則碍故不可住至後又云應生無所住心此義曉然易見矣此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安得不辨正之哉

今世人所謂心經者亦是不知出經之由故繆呼之耳蓋此本是大般若經因其卷數太多猝難尋究故撮其旨要而爲此經以心爲名蓋言其至要如人之有心也昔晉世出經目亦有阿毘曇心出經序云阿毘曇心者三藏之要領誅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况般若者爲六度之導師而此經亦領其宗會故亦以心名之言其爲大般若經之心則心字屬在上當呼爲般若波羅蜜多心

而經字則其總稱耳何故直呼爲心經今舉世人皆念心經失其本旨則義何由明惟晁文元深於內典其法藏碎金稱般若心經蓋得出經之由矣

蓮經內觀音普門品其所說偈語不但理勝即於本教中亦大有闡揚昔李文正公初見某禪師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師不即對文正忿然不悅復詈聲而問師曰即此便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文正於言

下大悟蓋人一惡念生即見諸惡趣如刀山枷
鈕毒呪之類是也唯念觀音之力即生善念善
念生者惡念即滅惡念滅者惡趣亦滅其言何
等圓妙雖吾宣尼老師而在猶當北面世欲輕
議之者何耶

四十二章經極爲淺俗而世共宗尚之以爲佛
之所說不知何謂

經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
驕慢自恣中得

又云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
不俗

心禪師曰若不見性則祖師密語盡成外書若
見性則魔說狐禪皆爲密語

教中五千四十八部只是一句若會得時即如
六祖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便能悟入及
其既悟則此一句亦便應捨若會不得時則無
論五千四十八部雖五萬四千亦何益於大教
耶

法藏碎金云世間俗士而爲名利纏縛嗜慾纏
縛其身不得自在小乘人爲空纏縛法纏縛其
心不得自在唯大乘人免此二纏縛謂之解脫
身心俱自在得出世之樂名曰涅槃
晁文元曰百骸導引貴乎動久久必和柔此道
家之妙用也一心檢攝貴乎靜久久必凝明此
禪家之妙用也

文元又云我願以無所住心退藏於密令人不
可窺測如季咸善相不能相壺丘子末後之相
又如大耳三藏得他心通不能觀慧忠國師末
後之心此語殊有妙解

文元又云一念照了一念之菩提也一念宴息
一念之涅槃也亦是切近功夫

嘗疑莊子與佛氏其理說到至處時有相合者
晁文元之論內典亦常與莊子相出入蓋因晉
時諸賢最深於莊子又喜談佛而諸道人皆與
之研覈論難尋究宗極夫理到至處本無不同
而出經者又諸道人也蓋佛之出世雖在莊子

前而佛經之人中土在莊子後則假借以相緣飾或未可知也

唐宋諸公如李文正黃山谷於教中極有精詣處白太傅蘇端明只是箇脫洒然脫洒却是教中第一妙用

黃山谷與王子飛書云人固與憂樂俱生者也於其中有簡擇取捨以至六鑿相攘日尋干戈古之學道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之所以萬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萬卷談道如懸河而不知此所謂書肆說鈴耳子茂遂羸頓如此亦是胷中不浩浩耳密師溫克蓋得其兄範公江海之一勺耳恨公不識範公也

山谷與廖宣叔書云見所惠簡喜承體力漸勝所論憂患無種奪人生理誠如來示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

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
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
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
決不可以計較而得然且猿騰馬逐至於漸盡
而後休不可謂智也所彼知近道之塗亦窮於
是
黃山谷談禪極有透徹處一時諸人皆不能及
如答茂衡通判書云不犯靈叟無不可爲若沉
滯寂空不卹世諦則爲不迴心鈍羅漢殊無用
可多得

蘇長公在惠州與叅寥書曰自省事以來亦粗
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
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則庶
乎能自藥其病者也比世之諱疾者何如

晦堂和尚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
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
蒲院晦堂問曰太史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

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佛氏之教只是將
機鋒觸人最易開悟若吾儒便費許多辭說
黃山谷言儒者常論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
產寔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余省
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
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
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
邪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賞
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於世教豈
小補哉而儒者嘗欲合而軋之是真何理哉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一

具真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釋道二

白太傅云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
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
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
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
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

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
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
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
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
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蜜經凡三千
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
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
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
萬佛之秘藏盡矣

白太傳與濟法師書曰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
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論
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
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
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
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
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
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救以良
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爲小乘

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
海內於朱迹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
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
經總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
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說
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瀆者不隨人之根性也
故又瀆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
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
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

囑豈不丁寧也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
乘人說小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
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
從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
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佛性從本已來無
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
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
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
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

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
隨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
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
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
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
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
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
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
而後說瀉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
爲說大乘瀉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
又可乎旣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
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序相違反其將孰依
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
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况諸經中與維
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
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
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

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語如來是真語實語

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陰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

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論者二也上人者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

蘇東坡勝相院經藏記云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脩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

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灑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詳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法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

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碍飯
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
有盡而藥無窮湏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
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
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
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
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
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
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

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
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
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鍾磬黼黻文章悅可
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
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
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
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
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

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
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
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
說蜜甜蜜更相說干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
梨與橘柚言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
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諭我今
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
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間洗我千
劫罪

黃山谷普覺禪寺轉輪藏記云法界門中無孤
單法起則全起古人陳迹無壞滅性用則日新
惟去本之日遠不知法所從來遂令色像崢嶸
心目流轉故說法者濫於邪師聽法者窮乎不
信耳普覺禪師楚金既作經藏以書抵山谷道
人曰我初住普覺破屋數十楹耳不知何人蚕
食吾垣地闕東北茅塞吾道地行東西賴外護

之力皆復厥初今四垣平直松竹行列道出正南會于四達之衢由上漏下濕至於風雨寒暑而不知由食時乞飯至於日饑百人而不渴末後以檀施之餘建運華轉輪經藏百工神奇輪奐一新化出幻沒耀人心顏佛事莊嚴自謂愜當然或譏謗以謂大老翁當爲十方衲子興法之供養安用作此機械隨俗媵夸耶於山谷意如何山谷曰妙德法界不容一塵普賢行門不剩一法吾聞轉輪藏者權輿於雙林大士可謂

淺深隨量巧被三根今使在俗處塵不知文字性相者捨所積藏戒慳貪垢布淨信種隨此輪轉示世間生起所因所作饒益被譏謗者亦知之矣若乃此離垢輪圓機時示諸衲子轉者誰轉止者誰止負荷含藏承誰恩力一念正真權慧具足若能如是觀者即絕衆生生死流轉即具普賢一切行不如是觀雖八萬四千寶自徧入五千四十八卷字字照了虎觀水磨竟是何物常坐不動道場即此以爲佛事善知識諸子

回心與未回心堪入生死與不堪入生死根器成熟與未成熟法之供養更於何求普覺老欣然曰我今有六十衲子坐夏而山谷道人爲轉此法輪省老翁無量葛藤幸爲我書之以告來者山谷語山僧會集卷八余觀諸尊宿話頭載在傳燈錄與五燈會元者其機鋒雖甚利而於心性元無干涉然禪家以此爲妙用蓋只是要將這箇東西撥得圓轉通無滯碍則一有所觸便能悟入古人於此處得力甚多

力甚多

昔謝康樂有言生天應在靈運前成佛定在靈運後蓋生天成佛原是二事其勤布施積功行是欲生天者也若加澄練之功明心見性直下作佛是欲成佛者也然見性之後難道全無功行便能成佛萬行具足而於心性了無所見即得生天則是二者亦互相爲用故佛家有頓漸二宗言頓悟漸脩也康樂自恃慧解以爲必能頓悟縱或知得亦只是初地之慧耳若既定之

慧豈康樂之所敢望者哉故康樂欲入白蓮社
惠遠尚不許之而遽欲成佛其欺人也甚矣
今世方士大率創爲性命雙修之說以哄人而
士大夫徃徃信之夫佛氏以寂滅爲樂固不待
論即道家亦有一具臭骨頭如何立功課之語
蓋此身乃四大假合畢竟歸於空寂經云四大
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不知今世人要將此
臭皮囊放在何處去

昔何次道在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
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
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
不亦大乎今之士大夫皆欲官至卿寺積財巨
萬然後兼脩性命壽至數百歲享盡世間之福
臨了又做活佛其志之大豈不又萬萬於何次
道哉然世豈有是事不如裴晉公言雞猪羊蒜
逢着便喫生老病死符到便行蓋深得達生之
理

佛家以經論律爲三藏今錄在藏中者雖最淺

近如律儀之類亦皆可觀若道家則自老子道德莊子列子之外其他可觀者惟清淨經定觀經赤文洞古經黃庭內景經玉樞經短簡者四五種而已又有大洞玉經載在真誥中大率亦黃庭內景之類總四十九章極爲深秘文亦簡古其他皆蕪穢冗雜不足觀矣而道家遂以老莊各家傳註與諸子諸方書奏成五千四十八卷以配佛藏夫達磨東來不立文字蓋言愈簡則理愈精又何必以五千四十八卷爲哉

文皇帝在藩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末樂初遣中官侯顯齋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丙戌十二月乃至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上宴之華蓋殿賜金百兩銀千兩綵幣法器不可勝紀尋賜儀仗與群王同封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紗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其徒封拜有差五年春二月庚寅

命於靈谷寺啓建法壇以薦 皇考皇妣尚師
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上伸
誠孝下及幽爽自藏事之始至於竣事卿雲天
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集一
文檜栢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
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亦
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
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自是 上
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永樂十七

年 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
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
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奉日千佛
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
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綵雲滿天雲中現菩薩
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
飛繞禮部行翰林院撰表徃北京稱賀 上甚
喜悅明年五月十六日命禮部尚書呂震右副
都御史王彰齋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

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明屢現慶雲
圓光寶塔之祥在京文武衙門上表慶賀上
益喜悅知皇心之與佛孚也中宮因是益重佛
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編南京城內外云
佛氏證果止於三乘而道家所從入者其門甚
多世傳有三千六百家蓋劔術符水服金丹御
女服日精月華導引辟穀搬運飛精補腦墨子
服氣之類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總之大道惟
一而已其餘則謂之仙縱或得成亦只是幻佛
氏之所甚不取者經云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如
是脩行則能未離於幻乃知佛家之覺正照幻
之慧燈破幻之法劔也今人以幻爲覺則是認
賊爲子其去大道不知幾萬由旬矣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文

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遠陳思王曰富貴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唯文章爲不朽文章之於人豈細故哉夫子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今之爲文者其質離矣夫去質而徒事於文其即太史公所謂務華絕根者耶善乎皇甫百泉之

言曰寄興非遠而輦輓其辭持論不洪而枝葉其說以此言詩與文失之千里矣其今世學文者之鍼砭耶余偶有所見隨筆記之知不足以盡文之變也得一卷

古今之論文者有魏文帝典論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任昉文章緣起劉勰文心雕龍柳子厚與崔立之論文章近代則有徐昌穀談藝錄諸篇作文之法蓋無不備矣苟有志於文章者能於此求之欲使體備質文辭蕪麗則則去古人不遠矣

春秋以後文章之妙至莊周屈原可謂無以加矣蓋莊之汪洋自恣屈之纏綿悽婉莊是道德之別傳屈乃風雅之流亞然各極其至若屈原之騷同時如宋玉景差漢之賈誼司馬相如猶能彷彿其一二莊之南華經後人遂不能道其一字矣至如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屈子所謂一氣孔神於中夜存又能窺測理性蓋庶幾聞道者蓋古人自有卓然之見開口便是立

言不若後人但做文字
世變江河盖不但文章以時而降至於人品語
言以今較古奚啻天壤且如李斯傳中載趙高
與李斯辨難諸語即典籍中亦豈多見夫以始
皇之雄傑盖世李斯佐之以削平六國去封建
而郡縣天下欲愚黔首以絕天下之口故焚棄
典籍一切以吏爲師巡游觀采幾遍天下一時
莫敢與之異議雖皆霸者之事本無足采然不
可不謂之奇矣趙高以一宦豎而言辭辨難與

斯角勝斯亦似爲之少屈今載在李斯傳中不
知與史記增多少光采後世非但史才不及古
人即欲以此等語言載之史傳中亦何可復得

耶

李斯從始皇巡遊其諸山刻石殊簡質典雅如
三句一韻皆自立體裁不事蹈襲盖自雅頌之
後便有周宣王石鼓文石鼓之後便有李斯諸

山刻石

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此談文之最也唯文不

滅質博不溺心斯可以言作家矣然世豈有是人哉

古人文字自好非後人所及如吳越春秋伍員諫伐齊云譬猶盤石之田無立其苗甚爲古雅勝左傳語
信乎文章因世代高下如徐淑一婦人耳其答夫秦嘉書曰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其辭有諷有刺微婉而深切又云今適樂土優遊京邑觀王都之莊麗察天下之珍

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又報嘉書云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可謂然而不傷乃知漢世有此等婦人使今世文士亦何能及此耶
楊升菴云漢人文章遠非後代可及如小說類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靜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

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等皆唐人所不能道無
論後代

古人文章皆有意見不如後人專事蹈襲模仿
余於古人文章中如沐並終制表粲妙德先生
傳徐勉與子書王僧虔戒子書蘇滄浪與京師
親舊書諸篇集文者既不當入選然有意見非
漫然而作者余皆編入語林註中讀者當細求
之裴子野雕虫論力言晉宋以降作文之弊其
畧曰俳側芳芬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揚雄

悔爲童子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垂其
志弱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采斯豈近之
乎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遣
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
麗過美則與情相悖可謂切中今時作文之弊
矣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係乎時本乎作
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

有德之文信無得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
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
商得焉偃商沒而伋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
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遯矣淪及後
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
浸以微矣楊升菴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
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

蕭穎士曰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
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
環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
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
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寶著論近王化根源
此後莫然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最正
楊升菴曰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隨何陸賈酈
生遊說之文宗戰國策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
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詞
董仲舒匡衡劉向楊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
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

秋嗚呼盛矣 文宗熈寧 何無 聖學車之文宗春
揚升菴曰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於脩
詞而忘躬行也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為說
如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
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
達而已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言豈
不美耶其言美言不信者正恐人專美言而不
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綺語為罪障如心
經六如偈之類後世談空寂者無復有能過之
矣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
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語錄去荀孟
何如猶悟真篇比于叅同契傳燈錄比于般若
經也

揚升菴云蘇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
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自漢以後諸人不復立言著書但為文章然必
如枚叔七發相如封禪文東方朔答客難揚雄
解嘲劇秦美新班固典引答賓戲曹子建七啓

諸篇閱深偉麗方可謂之文章至於後世碑傳
序記乃史家之流別耳

唐人如李百藥封建論崔蠋武后哀冊文柳子
厚貞符韓昌黎進學解猶是文章之遺此後不
復見矣

唐人之文實宋人之文虛唐人之文厚宋人之
文薄

唐人如任華之詩樊宗師楊瓌劉蛻之文縱做
得甚妙亦只是野狐壞道

蘇東坡才氣浩瀚固百代文人之雄然黃山谷
之文蘊藉有趣味時出魏晉人語便可與坡老
並駕而其所論讀書作文又諸公所未到余時
出其妙語以示知者

山谷之文時有高勝語如韓幹御馬圖跋尾云
蓋雖天厩四十萬疋亦難得全材今天下以孤
蹄棄驥可勝歎哉只二十五字耳然中有許多
感慨而勁潔可愛

山谷文如趙安國字序楊槩字序二篇似知道

者豈尋常求工於文詞者可得窺其藩籬哉其
他如訓郭氏三子名字序又王定國文集序與
小山集序宋完字序忠州復古記皆奇作也
山谷之文只是蘊藉有理趣但小文章甚佳若
較之蘇長公司馬文正公行狀及司馬公神道
碑富鄭公神道碑醉白堂記諸作規模宏大法
度嚴整山谷遂瞠乎其後矣

歐陽公燕喜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
等頓挫當迥在宋時諸公之上便可與韓昌黎

並駕歐陽公晚年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
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
曰不畏先生嗔却畏後生笑此亦名言
曾南豐文嚴正質直刊去枝葉獨存簡古故宋
人之文當稱歐蘇又曰歐曾
東坡云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
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
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

妙如係風捉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辭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山谷云章子厚嘗爲余言楚詞蓋有所祖述余初不謂然子厚遂言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經蓋取諸頌余聞斯言也歸考之信然顧嘗歎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其於翰墨之林千載一人也但顛以世故廢學耳惜哉

山谷云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嘗見衡山亦言近來陸貞山最會做文字但開口便要罵人亦是一病

山谷云作文自造語最難老杜作詩韓退之作文章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之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

之崇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
濤崛如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
也

黃山谷云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
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蘇子瞻云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
俗所亂可爲太息

南宋之詩猶有可取文至南宋則尖新淺露無
一足觀者矣

今人作文動輒便言史漢夫史漢何可以易言
哉昔人謂韓昌黎力變唐之文而其文猶夫唐
也歐陽公力變宋之文而其文猶夫宋也豈至
我明而便能直追史漢耶蓋我朝相沿宋元
之習國初之文不無失於卑淺故康李二公出
極力欲振起之二公天才旣高加發以西北雄
俊之氣當時文體爲之一變然不過爲我朝
文人之雄耳且無論韓昌黎只如歐陽公豐樂
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等含蓄何等

頓挫今二公集中要如此一篇尚不可得何論
史漢哉

朱菱溪嘗言康對山謂范增論後數句忙殺東
坡蓋以峻快斬截爲着忙也此亦有見但不免
溺於一偏緣康之文全學史記之紆徐委曲重
複典厚而不知峻快斬絕亦史記之所不廢如
韓信傳任天下武勇以下載我以其車一節可
見東坡於此等得之康見之熟遂以爲忙不知
史記爲文如右軍作字歐師其勁顏師其肥虞
師其勻圓各成一體皆可取法不可以已好典
重紆徐而遂輕峻快斬絕也菱溪此言可謂善
求古人之文矣

南人喜讀書西北諸公則但憑其迅往之氣便
足雄蓋一時惟崔後渠一生劬書最號該博然
爲文宗元次山不免有晦澁之病
呂沃洲有意事功且有文章自言初進道時即
討巡邊差蓋欲觀西北形勢又欲訪關中諸公
也旣遍歷口外後到武功首訪康對山一日近

暮命有司治盤榼携往對山家與之夜坐因與
談文對山極稱錢鶴灘陸賈新語序絕歎服以
爲不能加意筆也且言文章自晉後其體
徐昌穀之文不本於六朝似彷彿建安七子之
作出典雅於藻蒨之中若美女滌去鉛華而豐
腴艷冶天然一國色也苟以西比諸公比之彼
真一儻父耳

今言中載世宗皇帝加太祖成祖徽號
冊文淺陋之極似村學堂中小學生初學作表
者之語一時當制不知何人其陋如此嘗觀澆
勗作曹公九錫文幾乎與訓誥同風矣唐時各
朝徽號冊文亦皆古雅若常楊當制尤爲典重
所謂以文章華國莫大於此旣處清華之地獨
不思少効古人分毫以無負朝廷委任之重
耶

誥勅起於六朝然其來甚遠肇自舜命九官與
命羲仲和仲之詞後君奭君牙蔡仲之命皆其
遺制也此是皇帝語即所謂口代天言者古人

謂之訓詞唐時獨稱常楊元白今觀其誥勅中
皆有訓飭戒勵之言猶有訓誥之風至宋陶穀
已有依樣畫葫蘆之譏矣後王介甫蘇子瞻最
爲得體余觀今世之誥勅其即所謂一箇八寸
三帽子張公帶了李公帶者耶
六朝之文以圓轉流便爲美苟過於晦澁失其
本色矣

弘治正德以前之文楊東里規模永叔李西涯
酷類子瞻各自成家皆可領袖一時要之均爲
不可廢者

李空同集中如家譜大傳黃尚書傳康長公墓
碑河上草堂記徐迪功集序諸篇極爲雄健一
代之文罕見其比

康對山之文天下慕向之如鳳毛麟角後刻集
一出殊不愜人意前見槐野先生嘗語及之槐
野云對山之文甚有奇者編次之人將好者盡
皆刪去不知何故即余所見而集中不載者亦
無下數十篇余歸華州當爲尋訪續刻以傳後

槐野歸不久即有地震之禍對山之奇文遂湮
沒不傳可歎可歎

槐野先生之文與詩皆宗尚空同其才亦足相
敵但持論大高而氣亦過勁人或以此議之若
孫忠烈傳與白洛原墓碑諸篇便可度越康李
與古人爭鶩矣

近時如偃師高蘇門關中喬三石其文皆宗康
李然能更造平典雖曰大輅始於椎輪層米由
於積木亦由其稟氣和粹正得其平耳

沈石田不但畫掩其詩其文亦有絕佳者余嘗
見其有化鬚疏一篇用事妥切鑄詞深古且字
字皆有來處即古人集中亦不可多得何況近
代今世後進好輕詆前輩動輒即談史漢然豈
能有此一字耶今錄於左方

化鬚疏有序

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
宗道者於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
沈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

伏以天闔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迺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謚傳插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緣坡而飾我當楫楫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羨豈敢易撚於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東橋甚重視支山文其所作觀雲賦蓋手書以贈東橋者東橋每遇文士在坐即出之展翫甚相誇詡然文實不佳余最不喜之蓋祝支山之文其天才非不過人但既鮮識見又無古法終未盡善其爲黃美之作烟花洞天賦傾動一時大率皆此類也今刻集已行於世然文價頓減終實不可掩也

東橋又稱唐六如廣志賦即口誦其賦序數十許語言賦甚長不能舉其辭序托意既高而遣

詞亦甚古嘗是一佳作今吳中刻六如小集其詩文清麗獨此賦下註一闕字想其文遂不傳矣
衡山之文法度森嚴言詞典則乃近代名作也觀諸公之以文名家者其製作非不華美譬之以文木爲櫝雕刻精工施以采翠非不可愛然中實無珠世但喜其櫝耳

叢說卷之二十三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一

詩有四始有六義今人之詩與古人異矣雖其工拙不同要之六義斷不可闕者也苟於六義有合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六義苟闕即古人之詩何取焉余觀孔子所定三百篇雖淫奔之辭猶存之以備法鑒則其所去者正所謂於六義有關者是也况六義者旣無意象可尋復非

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則寄在冥邈求之於遠則
不下帶社又何恠乎今之作者之不知之耶然
不知其要則在於本之性情而已不本之性情
則其所謂托興引喻與直陳其事者又將安從
生哉今世人皆稱盛唐風骨然所謂風骨者正
是物也學者苟以是求之則可以得古人之用
心而其作亦庶幾乎必傳若舍此而但求工於
言句之間吾見其愈工而愈遠矣自二十一以
至二十三共三卷

詩以性情爲主三百篇亦只是性情今詩家所
宗莫過于十九首其首篇行行重行行何等情
意深至而辭句簡質其後或有托諷者其辭不
得不曲而婉然終始只一事而首尾照應血脉
連屬何等妥貼今人但摸倣古人詞句鋟釘成
篇血脉不相接續復不辨有首尾讀之終篇不
知其安身立命在於何處縱學得句句似曹劉
終是未善

詩苟發於情性更得興致高遠體勢穩順措詞

妥貼音調和暢斯可謂詩之最上乘矣然豈可
以易言哉

婉暢二字亦是詩家切要語蓋暢而不婉則近
於龕婉而不暢則入於晦

選詩之中若論華藻綺麗則稱陳思潘陸荀求
風力適迅則十九首之後便有劉禎左思

詩家相沿各有流派蓋潘陸規模於子建左思
步驟於劉禎而靖節質直出於應璩之百一蓋
顯然明著者也則鍾參軍詩品亦自具眼

詩自左思潘陸之後至義熙末明間又一變矣
然當以三謝爲正宗蓋所謂芙蓉出水者不但
康樂爲然如惠連秋懷玄暉澄江淨如練等句
皆有天然妙麗處若顏光祿鮑參軍雕刻組績
縱得成道亦只是羅漢果

謝靈運詩如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終是合
盤

顏光祿詩雖佳然雕刻太過至如五君詠託興
既高而風力尤勁便可與左太冲抗衡

末明以後當推徐庾陰何蓋其詩尚本於情性
但以其工爲柔曼之語故乏風骨猶不甚委靡
若梁元帝簡文帝劉孝綽後至楊素孫萬壽諸
人則頽然風靡矣陳伯玉出安得不極力振起
之哉

徐孝穆所編玉臺新詠雖則過於綺麗然柔曼
婉縟深於閨情殊有風人之致校之香奩集與
彤管遺編之類奚啻天壤

山谷云嵇叔夜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凡
學作詩者不可不誦在心想見其人雖沉於
世故者暫得攬其餘芳便可撲去面上三斗俗
塵矣何況深其義味者乎

山谷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於鑪錘之功不遺
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者蓋二
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山谷云久不觀陶謝詩覺胸次幅塞因學書畫
此卷覺沆瀣生於牙頰間也

唐初雖相沿陳隋委靡之習然自是不同如王

無功古意李伯藥郢城懷古之作尚在陳子昂之前然其力已自勁挺蓋當興王之代則振迅激昂氣機已動雖諸公亦不自知也孰謂文章不關於氣運哉

唐人詩如王無功山中言志云孟光倘未嫁梁鴻正須婦王維贈房琯云或可累安邑茅齋君試營是皆直言其情何等直率若後人便有許多緣飾

世之言詩者皆曰盛唐余觀一時如王右丞之清深李翰林之豪宕王江陵之俊逸常徵君之高曠李頎之沉着岑嘉州之精鍊高常侍之老健各有其妙而其所造皆能登峰造極者也然終輸杜少陵一籌蓋盛唐之所重者風骨也少陵則體備風骨而復包沈謝之典雅兼徐庾之綿繆采初唐之藻麗而清深豪宕俊逸高曠沉着精鍊老健蓋無所不備此其所以爲集大成者歟

今世所傳六家詩選是唐人所選者有搜王小

集不著撰人姓名殷璠有河嶽英靈集元結有
篋中集高仲武有中興間氣集芮廷章有國秀
集姚合有極玄集終是唐人所選尚得當時音
調與後人選者不同而青溪先生曰此書常思一
主荆公有唐人百家詩選余舊無此書常思一
見之近聞朱象和有抄本曾一借閱其中大半
是晚唐詩雖是晚唐然中必有主正所謂六藝
無闕者也與近世但爲浮濫之語者不同蓋荆
公學問有本固是堂上人

皎然詩式取境篇曰或云詩不假脩飾任其醜
朴但風韻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無鹽
闕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
云不要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
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思而
得此高手也有時意靜神王佳句縱橫若不可
遏宛如神助不然蓋由先積精思因神王而得
乎此是詩家第一義諦學者必熟玩之當自有

得
盧藏用作陳子昂集序云道喪五百年而有陳
君予因請論之司馬子長自序云周公卒五百
歲而有孔子孔子卒五百歲而有司馬公邇來
年代既遙作者無限若論筆語則東漢有班張
崔蔡若但論詩則魏有曹劉王傳晉有潘岳陸
機阮籍盧諶宋有謝康樂陶淵明鮑明遠齊有
謝吏部梁有柳文暢吳叔庠作者紛紜繼在青
史如何五百之數獨歸於陳君乎藏用欲爲子
昂張一尺之羅蓋彌天之宇上掩曹劉下遺康
樂安可得耶子昂感寓三十首出自阮公詠懷
詠懷之作難以爲儔子昂曰荒哉穆天子好與
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曷若阮公三
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
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此序或未湮淪千
載之下當有識者得無撫掌乎

夫詩人作用勢有通塞意有盤礴勢有通塞者
謂一篇之中後勢特起前勢似斷如驚鴻背飛

却顧儔侶即曹植詩云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
諧願因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是也意有盤礴者
謂一篇之中雖詞歸一旨而興乃多端用識與
才蹂踐理窟如卞子採玉徘徊荆岑恐有遺璞
且其中有二義一情一事者如劉越石詩曰
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
留侯重耳用五賢小白相射鈎苟能隆二伯安
問黨與讐是也情如康樂公池塘生春草是也
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辭似淡而無味常手覽之
何異文侯聽古樂哉謝氏傳曰吾嘗在永嘉西
堂作詩夢見惠連因得池塘生春草豈非神助
乎

夫五言之道唯工惟精論者雖欲降殺齊梁未
知其旨若據時代道喪幾之矣沈約詩詩人不
用此論何也如謝吏部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
未央柳文暢詩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王元
長詩霜氣下孟津秋風度函谷亦何減於建安
耶或以建安不用事參梁用事以定優劣亦請

論之如王筠詩王生臨廣陌潘子赴黃河庾肩
吾詩秦皇觀大海魏帝逐飄風沈約詩高樓切
思婦西園游上才格雖弱氣猶正遠比建安可
言體變不可言道喪大曆中詞人多在江外皇
甫冉巖維張繼素劉長卿李嘉祐朱放竊佔青
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已有吾知詩道初喪正
在於此何得推過叁梁作者迄今餘波尚寢後
生相效沒溺者多大曆末年諸公改轍蓋知前
非也如皇甫冉和王相公玩雪詩連營鼓角動
忽似戰桑乾嚴維代宗挽歌波從少海息雲自
大風開劉長卿山鸚鵡歌青雲杳杳無力飛白
露蒼蒼抱枝宿李嘉祐少年行白馬撼金珂紛
紛侍從多身居驃騎幕家近滹沱河張繼素詠
鏡漢月經時掩胡塵與歲深朱放詩愛彼雲外
人來取澗底泉已上諸公方於南朝張正見何
胥徐摛王筠吾則無間然矣

又曰三同之中偷語最爲鈍賊如蕭何定漢律
令厥罪不書應爲鄴侯務在匡佐不暇采詩致

使弱手無才公行刼剥若許貧道片言可折此輩無處逃刑其次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詩教何設其次偷勢才巧意精若無朕迹蓋詩人闡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賞後從其漏網

詩式云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

詩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澁要氣足而不怒張此語皆切中詩家肯綮古今論詩無有能出其

右者作詩者當深味之

古之論詩者有鍾嶸詩品又有沈約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詩箴見詩式中

李空同曰王子云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罌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也斯足以觀義矣

叢書 卷之五十四
揚升菴談詩真有妙解處且援証該博今取數
篇附錄于後

楊升菴曰劉勰云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
調清麗居宗鍾嶸云四言文約易廣取効風雅
便可多得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
云四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葉水心云五言
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詩雖文
詞具伯輒不能工合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
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韋孟諷諫

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德難厲其庶而以爲
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
章耳余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
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
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扮榆天命不愒疇敢
以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高如不傾如江如
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或
問唐夫人樂府何如曰是直可繼關雎不當以
章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稽叔夜目

送歸鴻何如曰此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
之三百篇尚隔尋丈也

楊升菴詩話曰修文殿御覽載李陵詩云紅塵
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
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尔穹廬子獨行如
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
辨淄與繩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此詩古文
苑止有首二句注云下缺當補入以傳好古者
修文殿御覽一書今亦不傳不知升菴何從得

此

孔欣樂府云相望狹路間道狹正踟躕輟步相
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
落尚風波人情多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
虛競趣嘗不暇誰肯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携子
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
方外可寄娛楊升菴稱其高趣可並淵明余謂
其格調雖與淵明不叶然其興寄迥出於六朝
諸人之上矣

晉釋惠遠遊廬山詩云崇岩吐氣清幽岫栖神
跡希聲奏群籟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冥遊徑然
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留心叩玄扃
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翮妙同趣
自均一悟超三益此詩世罕傳弘明集亦不載
獨見於廬山古石刻中

楊升菴云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
理去三百篇遠匪惟作詩其解詩亦然如唐人
閨情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

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
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
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
陽常在眼又曰夢裡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
金微又曰妾夢不雜江上水人傳郎在鳳皇即
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爲托言而
不以爲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
閨情之正矣若知其爲思望之詞則詩之寄望
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亦必印可

此說耳

揚升菴云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
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李白用其意衍爲揚叛
兒歌曰君歌揚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
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
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烟古樂府朝見黃牛
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
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
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云郎今欲渡

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
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
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信矣其揚叛兒
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
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高僧拈佛祖語信
口道出無非妙理豈生吞義山拆洗杜用者比
哉

李端古別離詩云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
舟問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

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山巫峽通湘浦迢迢
隔雲雨天晴見海嶠月落聞津鼓人老自多愁
水深難急流清宵歌一曲白首對汀洲與君桂
陽別今君岳陽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
落鴈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
毫朝發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
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菊花開欲盡
薺菜拍來生下江帆勢速五兩遙相逐欲問去
時人知投何處宿空令猿嘯時泣對湘潭竹楊

升菴云此詩端集不載古樂府有之但題曰二
首非也其詩真景實情婉轉惆悵求之徐庾之
間且罕况晚唐乎大曆已後五言古詩可選唯
端此篇與劉禹錫搗衣曲陸龜蒙茱萸匣中鏡
溫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今徐崦西家印五
十家唐詩活字本李端集亦有此詩但仍分作
二首耳

楊升菴云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
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言畫貴神詩貴韻

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論也晁以道和公詩云畫
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
態其論始爲定蓋欲以補坡公之未備也

六朝初唐之詩其落句可觀而諸集不載者聊
出之以存其槩

陸季覽詠桐搖落依空井生死若爲心不辭先
入爨唯恨少知音

許圜師詠牛應制逸足還同驥竒毛自偶麟欲
知花跡遠雲影入天津

陳述詠美人照鏡插花枝共動含笑靨俱生衫
分兩處彩釧響一邊聲就中還妬影恐奪可憐
名

趙儒宗詠龜有靈堪托夢無心解自謀不能著
下伏強從蓮上游

陳昭經孟嘗君墓泉戶無關吏鷄鳴誰爲開
許倪詠破扇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涼不堪鄣
巧笑猶足動衣香

黃叔度看王儀同拜春花舒漢綬秋蟬集趙冠

浮雲生羽蓋明月上銀鞍

徐伯藥賦得班去趙姬升今日持團扇非是爲
秋風

裴延隔壁聞妓徒聞管絃切不見舞腰回賴有
歌梁共塵飛一半來

裴延詠剪花花寒未聚蝶色艷且驚人懸知陌
上柳應妬手中春

唐怡述懷萬事皆零落平生不可思唯餘酒中
趣不減少年時

神迥懷歐陽山人巖秀才鷓鳴東牖曙草秀南
湖春神迥疑一詩僧也

吳興妓童贈謝府君玉釵空中墮金鈿行處歇
獨泣詠春風長夜孤明月

沈炳長安少年行淚盡眼方暗脾傷耳自聾
范洒心詩喬木聳田園青山亂商鄧

劉曼才述懷百年未過半萬事良可知無益昆
崙壤空遶鄧林枝

李君武詠泥椒涂香氣溢芝封璽文生色逐黎

陽紫名隨蜀道青
一丸封漢塞
數斗濁秦涇
不分高樓妾
持况別離情

周若水贈江令公東海一朝變南冠
悲獨歸何當沾露草
還濕舊臣衣

章玄同流所贈張錫黃葉因風下
耳從洛浦隈白雲何所爲
還出帝鄉來

嚴羽卿論詩以爲當如水中之月
鏡中之花此詩家妙語也
又引禪家羚羊掛角香象渡河等語
正以見作詩者當不落理路不着言筌
學詩

者誠不可不知此意然觀王右丞輞川別業與
積雨輞川庄作李頎題璿上人山池諸篇皆從
實地說何曾作浮濫語今人則全無血脉一句
說向東一句說向西以爲此不落理路不着言
筌語即水中月鏡中花也此何異向痴人說夢
而羽卿數語無乃爲疑誤後人之本耶
元楊仲弘所選唐音小時見其盛傳然格律甚
卑但音調清亮可備初學諷誦而已

近世選唐詩者獨高棟唐詩正聲頗重風骨其

格最正

近時皇甫百泉解頤新語不但文字藻麗而詮
品亦精確可爲詩家指南

黃五岳作古詩評六十三首亦非近代人語當
求之唐以上耳

五岳賞陸士衡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余謂
此二句有神助五岳亦有神解

叢說卷之二十四

程